

苏联知识



卷一

上海中蘇友好協會

蘇 昭 知 識

第一卷 第四期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稿 約

1. 本刊歡迎有關蘇聯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藝術、文學的啓蒙性的創作，體裁不拘，論文、小說、詩歌、散文、漫畫、雕塑、木刻均可。如係譯稿，請附原文。
2. 各地有關中蘇友好的典型事例的通訊或報告，亦所歡迎，文字以簡短生動爲原則。
3. 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清楚，一紙勿寫兩面，並註明字數。
4. 來稿請寫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並簽字蓋章。
5.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6. 請勿一稿兩投。
7. 來稿無論錄用與否概不發還，如必須退回請附足郵資。
8. 來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
9. 稿件可逕寄「本市（18）汾陽路七十九號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研究出版部」並註明「蘇聯知識月刊稿」字樣。

廣 告 刊 例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三 分 之 一	四 分 之 一
底外（雙色）	五〇〇單位	三〇〇單位	二二〇單位	一七〇單位
封裏底裏	四〇〇單位	二五〇單位	一七〇單位	一四〇單位
正文前後	三〇〇單位	一六〇單位	一二〇單位	一〇〇單位

• 本刊每月逢十六日出版 •

編輯及出版者 上海中蘇友好協會
 （18）汾陽路七十九號
 電話七〇五九三・六八八四〇

總經理 福州路三九〇號
 新華書店
 電話九二二九〇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延安中路五三七號
 電話六五四五四

零售每冊基價三元



1950.6.16.



蘇聯知識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嚴正無私的蘇聯對日政策

思慕 (六)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

石嘯冲 (三)

怎樣提高學習

П.柯馬羅夫作
王勳譯 (六)

高爾基逝世十四周年(畫輯)

(四)

高爾基——和平與民主的戰士

Н.白爾金娜作
湯蒂之譯 (六)

高爾基——蘇維埃文化的驕傲

А.米亞斯尼柯夫作
草嬰譯 (三)

今日的高爾基博物館(附圖)

蔭之譯 (三)

偷兒(寫生)

М.高爾基作
水夫譯 (五)

偉大的俄國劇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附圖)……孫瑋 (三)

展望一九五〇年的農業

B. П. 莫索洛夫作
林秀譯

(一)

蘇聯農村的生活(附圖)

M. 奧夫斯揚尼柯娃作
蜀碧譯

(二)

蘇維埃阿塞拜疆(附圖)

H. H. 米海洛夫作
光青譯

(三)

蘇聯青年代表團在北京(附圖)

A. 龔察爾作
光青譯

(四)

蘇聯的圖書館(蘇聯講話·附圖)

孟昌編譯

(五)

蘇聯的技師是怎樣克服困難的?

B. 索鮑列夫作
光青譯

(六)

回到生產線上(小說·續完)

波列伏依作
蜀碧譯

(七)

蘇聯大事記(一九五〇年五至六月份)

(八)

本會會務座談會紀錄

『趕出』村的孩子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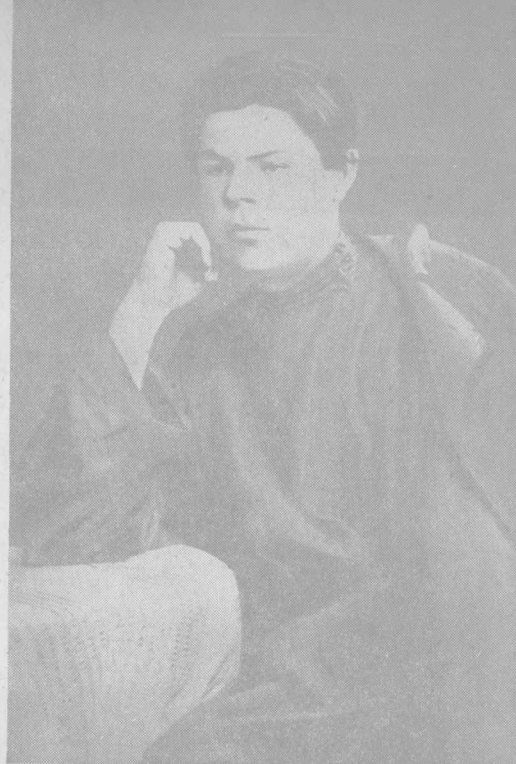
封面：

馬克西姆·高爾基
愛里沙作

『我們時代的銀行家和軍火老闆的民族集團及其他寄生蟲們，正在準備着新的戰鬥，爲了奪取歐洲的統治權，爲了任意地掠奪殖民地，和放肆地掠奪一般勞動人民。』——摘自一九三五年高爾基致巴黎作家保衛文化大會的賀詞。



高爾基逝世



高爾基在「

哥爾基」莊園的

書房。



馬克西姆·高爾基（一八八七年攝）

從一八七八年到一八八九年，高爾基的職業是：鞋店學徒，圖樣師的學徒，輪船上洗碗盞的人，聖畫店的學徒，聖畫作坊的學徒，劇院裏的跑龍套，修理市集房屋的監工，製脆餅工人，園丁，看門人，劇院的合唱隊隊員，麵包司務的助手，捕魚區的工人，守夜人，監貨人，過磅員，書記，簿記員。

年周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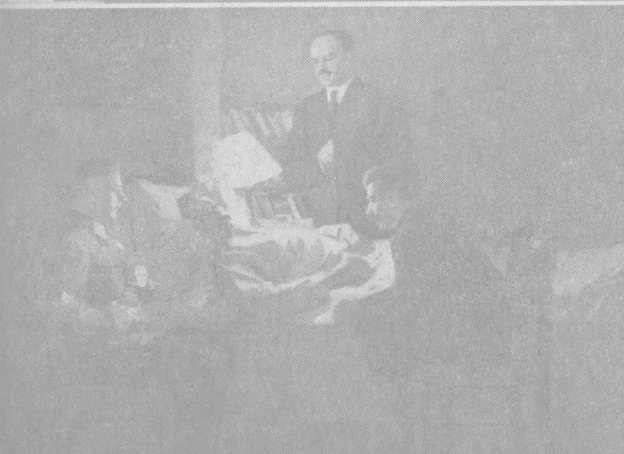
斯大林和高爾基 一九三一年攝

「祖國正在愉快地生活着和鬥爭着，黨的偉大智睿和領袖約瑟夫·斯大林鐵樣的意志永遠把人從可咀咒的惡習和過去的偏見中解放出來了」。

——高爾基 一九三五年

高爾基在自己的書房裏。一九三五年攝

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在高爾基的病床前。（油畫·B·П·葉方諾夫作，一九四五年）



嚴正無私的蘇聯對日政策

思慕

一、強烈的對照

撕毀波茨坦宣言，與日本人民為敵，化日本為準備新戰爭的遠東主要基地，是美帝佔領日本政策的特點。最近麥克阿瑟非法「整肅」日共全體中委和「赤旗」報編輯人員，禁止示威集會，逮捕罷工工人領袖，正是美帝這種罪惡政策的集中的和最露骨的表现。

蘇聯對日的政策，恰與美帝成極尖銳的對照。它在有關日本問題的處理上，嚴格遵守波茨坦宣言的規定，處處照顧到日本人民的真正利益，處處為遠東的持久和平着想。在美帝正扯碎波茨坦公告，瘋狂地向日本人民進攻加深在遠東備戰的時候，把蘇聯對日政策加以說明是有其必要的。

二、對日本和約問題的態度

蘇聯對日政策之恪守波茨坦宣言，首先表現於它對於日本和約問題的態度上。關於這一點，蘇評論家艾都斯說得對：「蘇聯政府一方面要求最迅速的與日本訂立和約，同時又要求使這個條約合乎波茨坦宣言關於日本民主化和非軍國主義化那些原則。蘇聯希望日本成為一個自由獨立和擁有主權的國家……主張把日本變為愛好和平的國家」。

蘇聯政府所作所為，確是符合這些原則。

與拖延對日和約，或不宜而和，企圖永久佔領日本的美帝恰恰相反，蘇聯是主張儘早締結對日和約，以結束日本的戰爭狀態和佔領狀態的。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七日，蘇聯便建議蘇中美英四國外長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在中國開會討論日本和約之準備問題。在同一天，莫洛托夫在倫敦外長會議上聲明說：「如果不與德日實行和平調解的話，那末，建立穩固的全體和平事業便是不可能的。」同年五月，斯大林在覆華萊士的信中建議締結對日和約和自日撤退佔領軍。同年十一月六日，莫洛托夫在紀念十月革命的演說中也着重指出：「蘇聯堅持要適合金國所訂協定之規定制訂對德日和約……只有那些故意無限拖延德國和日本佔領期間而會不顧及這些國家人民正當利益的人民，才迴避執行上述的國際協

定。」在去年五月間舉行的巴黎外長會議第一次會上，蘇外長維辛斯基特請外長會議注意，若不考慮對日和約這樣的問題是不對的。維氏提議規定有中國參加討論對日和約問題的外長會議日期。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維氏又一次提到這問題，但均遭艾奇遜的拒絕。中蘇新訂的盟約更是以爭取早日與其他盟國商訂對日和約為共同努力的主要目標之一。

但是，蘇聯所主張的舉行對日和約的程序是要依照波茨坦宣言和莫斯科會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精神。這即是說，根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對敵媾和，應由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德和約也如此，對日和約也應如此，根據莫斯科會議的決定，蘇中美英四強組織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必須獲得四強的協議，故對日和約的舉行也必須由四強決定，在對日和約中，四強保留否決權。蘇聯堅持這種嚴正的主張，但美帝初時則妄圖由遠東委員會十一國舉行準備對日和約的會議和取消四強在會中的否決，以便於它的操縱，新近又陰謀單獨媾和（即排除中蘇而與日本媾和）和不宣而和，俾達到長期佔領日本的目的。蘇聯環繞着對日和約而與美國進行的這種鬥爭，說明了蘇聯如何忠於國際協定和顧全日本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因也獲得日本進步的人民力量的擁護。

三、對日本非軍事化的主張

不管和約訂立與否，蘇聯均嚴守波茨坦宣言的立場，為日本的非軍事化和真正民主化而鬥爭。蘇聯的報紙固不斷申明這種立場，對日管制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的蘇聯代表都不放鬆麥克阿瑟和美帝任何違反該立場的行動。

比方以美帝恢復日本軍備的非法行動而論，蘇聯代表屢次提出嚴正的抗議。他們會要求「盟總」把報告日本解除日軍備實情列在管制委員會議事日程之內，指摘日閣所屬的復員局是人工掩飾的參謀總部，反對麥克阿瑟許可日本設置變相的海軍省「保安廳」和擴大警察的實力。對於日本的戰爭潛力，蘇聯力主予以消除。蘇聯出席遠東委員會的代表團長潘友新曾於一九四八年九月正式建議禁止恢復並建立日本的戰爭工業，同時對此項決議的遵行建立若干年的管制，此項管制由防止日本侵略再起最為關心的各國共同予以執行。其後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卅一週年的報告中又重申此種立場。對於新近美帝在日積極建立軍事基地的措施，蘇聯反對甚烈。蘇聯出席盟國管制委員會的代表團主席狄列維揚柯中將會於今年五月二日致函麥克阿瑟，引證最近美國及日本報章上所載消息，指摘美國在日本及琉球進行軍事基地重建及現代化，責難此類措置顯與遠東委員會之對日基本政策以及盟國其他佔領政策不符，要求「盟總」加以說明。

但是麥克阿瑟或美政府對於蘇聯這些嚴正主張或抗議，便是強辯，甚或發出漫罵。例如麥克阿瑟在上月致狄列維揚柯中將的覆文中，除了無恥地強辯日本之非軍事化及非武裝化「已經實行完畢」之外，竟謂蘇代表之過

間琉球基地之現代化爲「不妥當的越權行爲」，對美國在日強化軍事基地的責難爲「無禮的挑釁。」

至於對於日本的戰犯的懲治問題，蘇聯嚴守波茨坦宣言的規定，主張必須嚴懲重要的戰犯。遠在這東國際戰犯法庭初開的時候，蘇聯的檢察官哥倫斯基即主張應把裕仁天皇列爲戰犯而加以審判。在這法庭內，蘇聯的檢察官和法官的嚴正的態度與美方的袒護日戰犯的態度，構成一個強烈的對照。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蘇聯去年底對於日本細菌戰犯的審判，從這一審判中，蘇聯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極度殘酷性。在證實了天皇裕仁應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責任之後，蘇聯先後於今年二月一日和五月卅日兩度照會美英政府，要求組織特別國際軍事法庭來審訊裕仁及其他日本細菌戰犯。這兩個照會雖都給美英置之不理，但在與日本反動派勾結的美帝正在準備原子戰爭和細菌戰爭的時候，蘇聯的提議，無異給美帝戰販當頭一棒，對於遠東和世界和平的爭取實有重大的意義。此外，最近麥克阿瑟非法「假釋」日本戰犯，蘇駐美大使也提出嚴重的抗議，認爲是越權行爲。

關於軍國主義分子和軍閥幫兇的「整肅」，法西斯團體的禁絕，蘇聯的主張也毫不含糊。在前首相蘆田均初登台時，對日管制委員會的蘇代表吉斯倫柯將軍曾指出蘆田和參與他的內閣組成談判的人物均是軍閥的支持人的事實，并主張加以整肅。其後，蘇代表團長狄列維揚柯將軍又請委員會注意到日本國內從事顛覆宣傳的那批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的飛揚跋扈，他合法地要求阻止這種犯罪行動。但「盟總」對於蘇聯這些指摘都當作耳邊風。

四、對日本人民權利的維護

蘇聯一方面堅主剝奪日本反動勢力的政治權利，他方面又力主保障日本人民的民主權利，對於美日反動派的反民主的措施，抨擊不遺餘力。

當一九四八年七月麥克阿瑟指令當時任首相的蘆田，修改國家公務員法，禁止公務員和政府企業的職工簽訂集體合同和禁止罷工時，蘇代表潘友新即於九月十六日在遠東委員會常會中發表聲明，指摘麥克阿瑟此舉違背了波茨坦宣言，遠東委員會的對日基本原則和關於職工會十六原則，要求糾正此種反勞工的措施。到了去年一月，潘友新又重申關於日本勞工政策的聲明，認爲此種反勞工措施，與盟國所採取的關於日本民主化的政策背道而馳。同年十二月廿一日，蘇聯代表團長發表公開信，嚴責麥克阿瑟壓迫工會，剝奪民主團體權利（包括共產黨自由）的非法行動。這次麥克阿瑟無恥地「引用」波茨坦宣言和遠東委員會的對日基本政策，而幹着與這些文告完全相反的罪惡行動，非法整肅日共，逮捕工人領袖，蘇聯之將會提出嚴正的抗議，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五、對日本工業水準的立場

對於戰後日本人民的經濟生活，蘇聯也極表關切，早在三年以前，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的蘇聯代表狄列維揚柯已指出日本的經濟情況，其特徵為工業生產的水準降低，糧食的不足，投機的猖獗，物價的不斷高漲，日益加劇的通貨膨脹。但是，最足以表現出蘇聯對日本人民的無私的關愛是它關於日本工業水準的立場。大家都知道，與賠償要求有關的工業水準問題有過鮑萊，斯揣克，德萊柏，遠東委員會等方案，這些方案都以過去某些年度做標準來限定戰後日本工業設備的水平（例如遠東委員會決定將日本工業設備保留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而德萊柏主張提高至一九三七年以上）。但是，着限於日本人民利益而不採取狹隘的報復主義的蘇聯却不同意這種機械性的主張。在一九四八年秋間遠東委員會討論日本工業水準問題時，蘇代表潘友新曾在數次會議說明蘇聯一方面主張嚴格禁止恢復日本的戰爭工業，他方面建議「以滿足日本人民的需求為目的的日本和平工業的恢復與發展，以及符合日本和平時期之需要的輸出與發展，均不加以限制」。潘友新解釋蘇聯這種立場說：「蘇聯政府認為要求限制日本將來和平工業水準是不適當，此種要求是找不出任何理由的，它是與日本人民利益，其他國家的利益，首先是需要與日本發生經濟聯繫的亞洲國家的利益不符的。」蘇聯評論家克拉伊諾夫再把蘇聯提出這種建議的理由闡釋道：

蘇聯的這些建議是從下面的立場出發的：「執行把日本工業發展隸屬於滿足日本人民的完全和平的需要這一任務。把日本和平工業發展到一九三〇——三四年或更高水準，理應促進遭受日本黠武主義者犯罪冒險政策的嚴重後果的日本人民之物質福利。日本工業和平部門的發展提供了擴展日本輸出，鞏固日本經濟獨立與削弱日本對不關心她利益的外國因素的依賴等等的可能性。日本工業品的輸出又可促進若干亞洲國家需要之滿足，並將作為日本所需要的原料及其他滿足日本人民平時需要所不可或缺的貨物之源泉。」

因為當時美國獨佔資本家對於日本工業和平部門的發展不感興趣，懼怕日貨在遠東市場上與美貨競爭，潘友新的建議便在遠東委員會上被美國操縱的多數票所否決了。

在目前，美國在日獨占資本正以日本的和平工業為犧牲而拚命恢復和發展它的軍事工業的時候，為爭取日本人民和打擊美帝，蘇聯這種主張是值得中國人民支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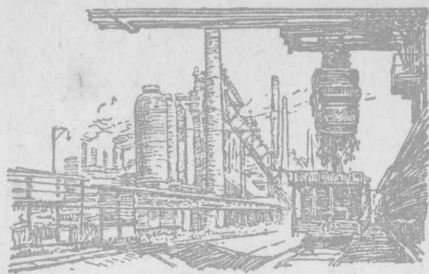
六、美日反動派的反蘇陰謀

如上所述，蘇聯對日政策既這樣的恪守波茨坦宣言，嚴正而無私，處處反襯出美帝背棄國際協定，奴役日本人民的措施的罪惡和醜惡，這自然提高了蘇聯在日本人民中間的威望和予美帝及其走狗以打擊。特別是在中蘇新盟約訂立以後，因為這一個有力外交武器以防止美日帝國主義的勾結，重新掀起侵略戰爭為目標，以及燃起日本人民對早日全面媾和的希望，對準了美帝在遠東的要害，美日反動派便震懼起來，而日本民主力量則受到莫大的鼓勵。因而，怎樣中傷蘇聯，煽動日本人民反蘇的惡潮，便成為美日反動派新近所努力策動的事。

這首先表現於日本反動派對已改屬於蘇聯的領土的公開要求。本來，遠在一九四八年，蘆田均已表示希望「收回」劃為蘇聯的千島羣島，最近在四月十九日起舉行的日本全國地方議會議長會議中，曾決議向麥克阿瑟和對日管制委員會要求「將來締結對日和約時將現在蘇聯佔領下之齒舞羣島（包括色丹島）及千島羣島歸還日本」。其後首相吉田也在五月九日的全國知事會議中說，日本希望「歸還」這些島，「並非不合理之事」。這種「運動」無疑是想激起日本人民的狹隘的民族情緒，使反對蘇聯。

更險毒是借蘇聯遣送日本戰俘問題來誹謗中傷蘇聯。本來，美日反動派一直在造謠誣稱蘇聯遲延日本戰俘的遣返，其後又嗾使戰俘中一些反動分子誣控日共領袖德田球一曾函蘇當局阻止日俘的遣返，煽動日本人民反蘇反共。四月廿三日蘇聯當局正式聲明，目前留在蘇境的日俘，除已被判決為戰犯和尚在調查罪行之一千四百八十七名，在醫療中的病俘九名，及對中國人民犯嚴重罪行準備移交中國政府之九百七十一名等共計二千四百六十七名外，其餘日本戰俘五十一萬四百零九名已全部遣送完畢。這個聲明發表以後，以遣俘問題為藉口的反蘇反共陰謀更形露骨。「盟總」和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反動派都一口咬定現在留蘇的日俘還有三十萬九千零七十人，對蘇大肆攻擊。日本反動議員為此事向麥克阿瑟申訴，麥克阿瑟稱：「本人正以使自己部屬而非使日俘歸來的心情努力進行此事。」這顯然是想表示出美國如何「愛護」日人，而蘇聯是如何「不人道」。此外，麥克阿瑟總部並已同意日本反動議員的建議，擬將遣俘問題向聯合國起訴。「新時代」雜誌說得對，美日反動派所捏稱的留蘇戰俘日數是「一套從天而降的數字的游戏」，「把那些早在戰爭中死於中國或太平洋各島以及其他地方的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日本官兵『派遣』到西伯利亞去，於是再要求把他們送回來」，目的無非是為進行反蘇起見。在麥克阿瑟向日共大舉進攻以後，這類的反蘇的陰謀當也會加緊。

但是，事實勝於雄辯，日本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誰是日本人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他們都心裏明白，美日反動派的一切反蘇把戲都決不能阻止日本人民與中蘇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長期佔領和奴役日本政策而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

石 嘯 冲

社會主義的獲得勝利

當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下掌握政權的時候，各國資產階級都異口同聲的詛咒說：蘇維埃政權不可能維持到三個月。因為沒有資本家、地主祇靠無知識的工人與農民，就不能把國家管理得好。

當蘇聯人民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各國資產階級又叫囂着說：俄國人不能實現這個計劃，因為這個五年計劃原是「夢囈」和「幻想」。

然而，沒有資本家和地主的蘇維埃政權，鋼鐵般的建立起來，社會主義獲得了空前的勝利。而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內就把它完成。使蘇聯由農業國進而為工業國。進而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三十二年來，社會主義在蘇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

社會主義之所以獲得勝利，在於消滅了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了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於毀滅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剝削和壓迫勞動大眾的經濟體系，是一小羣資本家壓榨人民的經濟體系。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建基於人們的自由勞動之上的，它表現着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列寧告訴我們：『歸根結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新社會制度勝利最主要的條件。』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斯大林指出：社會主義在跟資本主義競賽中，能够而且必然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能够造成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更高的生產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比較，它能保證供給以更多的生產品。

的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蘇聯的勞動生產率空前的提高，以一九二八年爲例：每一產業工人，平均一年間的出產額，比一九一三年提高了將及三分之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二八——一九三二）的出產額，超過了百分之四十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三三——一九三七），生產額超過了百分之八十一。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出產額提高百分之三十二，到一九四一年時，蘇聯每一產業工人平均在一年內的生產額，與一九一三年相比提高了四倍半。

就蘇聯的勞動生產率增加的速度說，已超過了世界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以美國爲例：美國的產業工人，每年每人的平均出產額，在一九二九——一九四〇年間，祇提高了百分之十三。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年間，平均計算祇提高了百分之四。

其次，蘇聯工業中的工作時間比帝俄時期縮減了兩小時，如不按照平均一年間的出產額，祇按照平均每一小時的出產額來計算勞動生產率，到一九四一年的出產額，比一九一三年提高了五倍半。

然而，如果祇計算每一在業工人的出產額，還不能決定社會全部勞動的生產率。因此，就不祇要計算一切直接參加生產的成員，還要把所有能够勞動的人民計算在內，纔是正確的。

戰後，蘇聯的勞動生產率繼續迅速的增長，比如：在一九四七年產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三，一九四八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七。按照已定的計劃，蘇聯每一產業工人在一年間的平均出產額，預計在本年（一九五〇）內要比一九一三年的出產額水準提高六倍，每一小時的出產額要比這個水準提高到七倍。

社會主義經濟優越性的根源

從蘇聯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高的事實上看，它不祇標誌着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也表明了比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極

大的優點。

爲甚麼社會主義經濟能够優於資本主義經濟呢？在於：

(一) 蘇聯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代之的是無產階級政權——城鄉勞動者的政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城鄉勞動者的國家。

(二) 在蘇聯，所有的生產資料如：土地、礦山、工廠、作坊等等，都是全民的公共財產。

(三) 在蘇聯，生產是按照計劃進行的。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勞動大眾的物質水平與文化水平的提高。

(四) 在蘇聯，國民收入的分配，有系統的改善了勞動者物質狀況，並擴大了城鄉中的社會主義生產。

(五) 在蘇聯，根本不可能有經濟危機與工人失業，因而勞動大眾的消費力不斷增長，物質生活不斷提高，這就是生產擴大的源泉。

(六) 在蘇聯，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是爲了自己和自己的社會而勞動，這裏沒有人可以強迫別人爲自己勞動，因爲蘇聯的生產資料不是私有財產。

我們從此不難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優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源了。馬林科夫指出：『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制度的巨大競賽中，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顯然可見』。

正因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所以蘇聯人民在自己存在的三十二年當中，曾經兩度打退了無數強大敵人的進攻，它的威力特別表現在一九四一——四五年保衛祖國戰爭的年代裏。在殘酷的戰爭期中，蘇聯的經濟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可是在戰後短短的幾年間，就已超過了戰前的工業生產水準。

工業品與農產品產額的增加

蘇聯戰後五年計劃中規定：蘇聯全部工業產品總額在一九五〇年應超過戰前一九四〇年生產的百分之四十八，但是，一九四九年十月，蘇聯全部工業產額就超過一九四〇年每月平均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馬林科夫在十月革命第三十二週年的報告中指出：『蘇聯現在的工業生產，大大的超過了戰前水準，並且高於五年計劃中所預先規定的一九五〇年的水準。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無比的成就。』

『隨着第一次戰後五年計劃的完成，廣泛的展開了新工業建設。在戰後五年計劃的最初三年零九個月裏，或者已經恢復，或者重新建造和開工了一共有四千六百多國營工廠，還沒把合作社工廠及其他小型的工廠計算在內。』

「蘇聯工人們的取之不盡的創造的創造性，他們對祖國國民經濟的進步忠誠的布爾塞維克的關切，已經顯示出在社會主義工業中潛在的新的後備力量。在一九四四年的前九個月，工業上的勞動生產力超過去年（按：指一九四八年）同一時間的百分之十四；而每個產量單位所消耗的原料供應品，燃料和電力等已經減少，降低成本的計劃已經實現。在一九四九年的前九個月，工業生產量的本身成本，照比較價格計算，已經降低了百分之七·二」。

社會主義農業同樣獲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四八年穀物的收穫量就達到一九四〇年的水準，農業技術裝備飛快的增加，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不斷的増加着各種農業機器，農產品的產量年年有增加，全國穀物的供應問題獲得了徹底的解決。馬林科夫在同一報告中說：「本年（按：指一九四九年）國家穀物收穫與其他農產品收穫，即將順利完成，各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繳納給國家的穀物，比較去年（按：指一九四八年）多一億二千八百萬蒲特，此外如：苧麻子、甜菜、牛乳及其他農產品的收穫也大大的增加了。因此，我們有資格的說，我國的工業和農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強大的擴展時期。所有這些為進一步提高蘇聯人民的生活與文化水準開闢了新的可能性」。

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大因素

同時，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保證了最合理的有組織的社會經濟，合理的開拓天然富源、廣泛的利用科學、技術各方面的新發明，正確的配佈生產力與其他。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個要素，都促進了社會上全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盡人皆知：蘇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一、靠改良勞動條件的辦法建成的，在於工人技術武裝程度的提高，就是說，他們及時運用各種生產率最高的機器。據統計：蘇聯現在所出產的各種機器，比帝俄時代所出產的約為一百倍。

第二、蘇聯工業動力的裝備程度大規模的提高，繁重工作部門的機械化。帝俄時代，在炭坑裏工作祇百分之一·七是用機器開掘，如今這一工業部門差不多完全機械化了。再如：建築工程、冶金業、裝卸工程、伐木工程等方面都機械化了，因而增大了勞動生產率。

第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另一個原因，是蘇聯的勞動具有與資本主義各國內勞動完全不同的性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是一種痛苦，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是種光榮。每個勞動者都覺悟到工作不但為自己，而且是為了社會主義社會。這種覺悟，就成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種鉅大推動力量了。

第四、以勞動者的覺悟為基礎，在蘇聯境內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運動——特別是斯塔哈諾夫運動。而在戰後時期，競賽運動出現了各種新的形式，因而提高了生產技術，改善了產品質量，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第五、在蘇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種重要源泉，是工人階級的技術和文化水準的提高。技術與文化水準的提高，是基於教育的推廣。例如：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度，受小學中學與專門學校教育的達三千四百多萬人，在大學連同函授學校受教育的達一百萬以上。之外，還有各種訓練班，培養了各生產部門的技術人材。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鐵則

最後，要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跟着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來的，是一般的勞動者工資的提高。據統計：蘇聯從一九二八到一九四〇年期間內，工人與職員的平均年薪提高了四倍。戰後截至一九四九年，工資比戰前增加了一倍半。這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大刺激力量。

在歷次五年計劃裏，工人與職員的每年工資基金增長到二十倍。集體農民的收入，在這個時期內也大大的增加了。由於工人、職員、集體農民的收入增加，購買力也提高了。從一九四六年後，賣給人民的商品年有增加。例如：一九四八年出賣的商品與一九四七年比，計：食糧增加百分之五十六，糖果增加百分之四十五，棉織品增加百分之五十六，鞋子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一九四九年與一九四八年相比，所有商品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這是標誌蘇聯人民物質生活不斷的提高。

斯大林說：『我國革命不祇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人民不祇獲得了自由，而且獲得了豐裕的物質生活條件。我國革命力量成為雄厚的不可戰勝的原因，即在如此』。由此可見，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國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城鄉工農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鐵則。

斯大林進一步的教導說：『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為了剝削階級及其數量龐大的奴僕們的利益，而是為了系統的提高工農的物質狀況並擴大城鄉的社會主義生產』。

在一九四九年內，蘇聯的全國收入，按照比較價格計算，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六。蘇聯政府把全部的國家收入，一方面用在改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上，另一方面有系統的擴大了城鄉的社會主義生產。因此，更加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蘇聯的勞動生產率不斷的提高，便是造成豐裕的消費品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的重要條件之一。

★

★

★

★